

曾緘〈布達拉宮辭〉創作始末及其對倉央嘉措之 人物形塑

陳煒舜

摘要

自于道泉（1901-1992）於 1930 年發表英漢雙譯〈第六代達賴喇嘛倉央嘉措情歌〉後，倉央嘉措（1683-1706?）其人其詩漸在漢地膾炙人口。1939 年 2 月，供職西康蒙藏委員會的曾緘（1892-1968）以于譯為本，用七絕體悉數改譯，譯畢又以七古體撰成長達 174 句的〈布達拉宮辭〉，與譯詩一併發表於《康導月刊》第 1 卷第 8 期。時至今日，〈布達拉宮辭〉受歡迎的程度視乎曾緘譯詩似有不及。卻畢竟是漢地最早為倉央嘉措塑造文學形象的作品之一。透過譯詩工作的文化累積，曾緘創作〈布達拉宮辭〉時，對倉央嘉措的認知與詮釋自有一定深度。職是之故，本文嘗試探討〈布達拉宮辭〉的創作始末，即曾氏對倉央嘉措的人物形塑，以見這位僧王其人其詩在漢地所接受的情況。

關鍵詞：倉央嘉措、曾緘、〈布達拉宮辭〉、人物形塑、民國舊體詩

2021/08/02 收稿，2021/10/15 審查通過，2021/12/02 修訂稿收件。

* 陳煒舜現職為香港中文大學中國語言及文學系副教授。

DOI:10.30407/BDCL.202206_(37).0004

On Zeng Jian's Creation of "Bu Da La Gong Ci" and his Fashioning of Tsangyang Gyatso's Literary Image

Nicholas L. Chan

Abstract

Tsangyang Gyatso, also known as the Sixth Dalai Lama (1683-1706?), had a double identity of a spiritual leader and a love song writer in Tibet. Translated into Chinese and English by Yu Daoquan (1901-1992) for the first time in 1930, his love songs have ever since become more and more popular among the Han Chinese. In February 1939, Zeng Jian (1892-1968) published his retranslated version based on Yu's edition, together with "Bu Da La Gong Ci," a classical-style long poem lamenting over the story of Tsangyang. Today, though "Bu Da La Gong Ci" seems to be less popular than Zeng's retranslated version of love songs, the former is one of the earliest works in Chinese to fashion the literary image of Tsangyang after all. Through the cultural accumulation of poetry translation, Zeng Jian had a certain depth of understanding and interpretation of Tsangyang when he created "Bu Da La Gong Ci." Accordingly, this article explores the creation of "Bu Da La Gong Ci" and its fashioning of Tsangyang Gyatso's literary image, in order to shed some light on the reception history of this legendary Tibetan monk and his love songs in the Sinophone world.

Keywords: Tsangyang Gyatso, Zeng Jian, "Bu Da La Gong Ci," fashioning of literary image, classical Chinese poetry in Republican China (1911-1949)

*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一、引言

曾緘（1892-1968），四川敘永人，字慎言，一字聖言，1917年畢業於北京大學中文系，受業於黃侃，工詩詞。歷任四川參議會議員、四川國學專門學校教務長、四川大學文學院教授、西康省臨時參議會秘書長、雅安縣縣長、四川大學中文系系主任兼文科研究所主任。大陸易幟後，任四川大學中文系教授。後於文革中遭迫害致死。著有《磨兜室雜錄》、《玩芳館筆記》、《西康雜著》、《戒外吟》、《人外廬詩》、《寸鐵堪詩稿》、《諸宋龕詩草》、《玉德菴詩》、《人外廬集》、《西征集》、《寸鐵堪詞存》、《西征詞》、《宣華詞》等。供職西康省蒙藏委員會期間，以七言絕句形式譯成〈六世達賴情歌六十六首〉，刊於《康導月刊》第1卷第8期（1939年4月）。六世達賴名倉央嘉措（1683-1706?），¹曾氏翻譯其詩作之前，先撰寫〈六世達賴倉央嘉措略傳〉，²譯畢又創作了七言歌行〈布達拉宮辭〉，同登載於該期《康導月刊》。³現當代以舊體詩翻譯倉央情歌的諸本中，曾譯本的文字流暢清麗，富於韻味，成就較高，故亦膾炙人口，客觀上推進了這組詩歌在漢地的傳播。⁴

¹ 按：國民政府翻譯作「倉洋嘉措」，于道泉、曾緘等人早期論述皆從之。現代一般作倉央嘉措。而曾令筠、曾倩整理曾緘著作，皆逕改之，不另下註說明。為便論述，本文一概作倉央嘉措，或簡稱倉央。

² 六世達賴名倉央嘉措（Tshangs-dbyangs Rgya-mtso, 1683-1706?），門巴族，康熙22年（藏曆水豬年，1683）生於藏南門隅納拉山下宇松地區烏堅林村，父紮西丹增，母才旦拉姆，其家世代信奉紅教（寧瑪派）。前此，五世達賴為在西藏建立政教合一的政權，向蒙古固始汗借兵。其願雖遂，然蒙古勢力亦自此進入西藏。五世達賴圓寂，其親信第巴桑結嘉措（Sangs-rgyas Rgya-mtso, 1653-1705）成為攝政王，一直密不發喪，掌權達十五年之久。康熙35年（1696），聖祖皇帝平準噶爾之亂，得知五世達賴圓寂多年，致書怒責桑結。次年，桑結方確認倉央嘉措為六世達賴，以五世班禪羅桑益喜（Blo-bzang Ye-shes, 1663-1737）為師，剃髮受沙彌戒，法名羅桑仁欽倉央嘉措（Rig-hdsin Tshangs-dbyangs Rgya-mtso）。同年10月25日，於拉薩布達拉宮舉行坐床典禮。倉央嘉措少時雖博覽佛典，且有著述，然遲遲未曾坐床。兼以生性浪漫，其紅教背景於男女大防不甚措意，故好射術，喜流連拉薩酒肆，所作詩歌亦綺麗動人。康熙44年（1705），與桑結久有矛盾的固始汗之孫拉藏汗（Lha-bzang Khan, ?-1717）入侵西藏，罷免桑結，次年復將之處死。其後，拉藏汗向聖祖皇帝奏稱桑結「謀反」、倉央嘉措不守清規，請予廢立。聖祖准奏，著將倉央嘉措押解北京。押解途中，倉央嘉措行至青海湖濱，染病圓寂。參曾緘〈六世達賴倉央嘉措略傳〉，《康導月刊》第1卷第8期（1939年4月），頁63-64。

³ 按：曾緘於《康導月刊》及《斯文半月刊》發表的版本，皆作〈布達拉宮詞〉，至1960年代方改作〈布達拉宮辭〉，蓋有判別之意。然為便敘述，本文若非直接引文，統一採用「辭」字。

⁴ 關於曾緘譯詩之相關研究，可參陳煒舜：〈世間安得雙全法——曾緘譯《六世達賴情歌六十六首》探驪〉，《東方翻譯》2014年第3期，頁17-27。

曾氏的譯詩及〈布達拉宮辭〉，受到南懷瑾的高度讚許。南氏《金粟軒詩話》云：「曾氏拉薩宮詞與譯詞之格調，均甚典雅，惜皆記憶不全，難得原詩而考訂之。然較其他譯藏文譯經之詞，優劣何啻天壤。」⁵他曾將〈布達拉宮辭〉與白居易〈長恨歌〉、吳偉業〈圓圓曲〉相提並論，以為曾緘是了不起的大詩人。又云 1942 年時曾讀到《康導月刊》中的曾作，「一看文字，就把我吸引了，非常喜歡。我把這些詩翻來覆去的讀，背得很熟」。⁶曾作之影響力，由此可見一斑。此後，〈布達拉宮辭〉雖曾幾度轉載，但南氏數十年後自謂「難得原詩而考訂之」，可見該詩此時流傳已不廣泛。且就當下而言，該詩受歡迎的程度視乎譯詩更有不及。究其原因蓋有二端：其一，讀者相信譯詩原文乃倉央所作而益加垂青；其二，七古篇幅較長，常人不易記誦，是以至今關注者不及其七絕之譯詩。然今人周嘯天對此詩高度讚許，並概括其風格與技法道：「這是曾緘代表作，重中之重。蓋七言歌行入唐，吸收〈西洲曲〉及近體詩之韻度，在四傑手中造成一氣貫注而又纏綿往復的詩體，特徵是四句為節、節自為韻、韻有平仄、換韻處必用逗韻，仿佛是由若干絕句組成；於修辭則多取頂真、回文、對仗、複迭，以增其纏綿。中唐元白，則更多地融入敘事成分，一變而為以〈長恨歌〉、〈連昌宮詞〉為代表的元和體。至晚唐有韋莊之〈秦婦吟〉，至清初有吳偉業〈圓圓曲〉。曾緘的〈布達拉宮詞〉，正處在元、白、韋、吳的延長線上。」⁷進一步梳理出〈布達拉宮辭〉的法脈與技巧，所言甚具獨見。但整體而言，今日所見關於〈布達拉宮辭〉的相關論述，除了曾緘〈我寫〈布達拉宮辭〉〉一文外，皆頗為零星。

根據現存文獻可知，自于道泉（1901-1992）於 1930 年發表英漢雙譯〈第六代達賴喇嘛倉央嘉措情歌〉後，倉央嘉措其人其詩漸在漢地膾炙人口。此後至大陸易幟前夕，婁子匡（1907-2005）、劉希武（1901-1956）、曾緘、盧前（1905-1951）諸人都曾以于譯本為基礎，參與過倉央其人其詩在漢地之傳播工作。除婁子匡以吳歌體改譯外，其餘三人的作品皆為舊體形

⁵ 南懷瑾：《淨名齋詩詞拾零、佛門楹聯廿一幅、金粟軒詩話八講合編》（臺北：老古文化事業公司，1984年），頁4。

⁶ 王國平：《南懷瑾的最後100天》（臺北：橡樹林文化，2015年），頁197。

⁷ 周嘯天：〈以易傳之事為絕妙之詞——論曾緘歌行〉，「欣託居：周嘯天藝術網」，參見：http://www.xintuoju.com/html/2017/shiwen_0309/250.html?fbclid=IwAR0YnrhSEW6GAtFEmS-ejh5NVF158HfAOcAl2uWTKQJL8tXZftBCFYuDAY，瀏覽日期：2020年3月12日。

式，包括劉希武以五絕改譯，曾緘以文言作傳、七絕改譯、七古詠嘆，盧前以套數鋪陳。然而時至今日，相關研究之既有成果依然十分不足。有見及此，筆者曾撰寫論文數篇，從宏觀及微觀角度加以析論，作者方面則涉及了曾、劉譯詩及盧前套數，⁸然於曾緘〈布達拉宮辭〉之探討則尚有未及。

1930年代，漢地文化界關注倉央的方式猶以作傳、譯詩為主，⁹〈布達拉宮辭〉是漢地最早為倉央塑造文學形象的作品之一。透過譯詩工作的文化累積，曾緘創作〈布達拉宮辭〉時，對倉央的認知與詮釋自有一定深度。倉央究竟是怎樣的人物？拉藏汗向清聖祖奏稱倉央不守清規，直接導致倉央的被捕與圓寂。拉藏汗的舉報固然出於政治鬥爭的動機，但倉央必然有私行不合於戒律的傳聞乃至事實，才會讓拉藏汗有機可乘。這與侯景在南侵時，在檄文中批評梁朝皇太子蕭綱「珠玉是好，酒色是耽，吐言止於輕薄，賦詠不出〈桑中〉」，¹⁰可謂異曲同工。雖然同樣以豔詩著稱，但倉央不同於蕭綱的是其作為宗教領袖的身分。因為這重身分，稍有踰矩之事便足以引人側目；但基於相同原因，其支持者也會對這些言行予以隱諱、詮說。如其弟子阿旺倫珠達吉在《倉央嘉措秘傳》中絲毫未有齒及，便是隱諱之例。再如白瑪僧格所言：「雖然倉央嘉措一些看似反常的舉動令西藏上下議論紛紛，但大多數僧人及信眾仍相信他是真的達賴喇嘛，倉央嘉措的怪異行為只是『迷失菩提』。」¹¹葛桑喇則云：「有人為他的放蕩生活開脫，說乃是遊戲三昧，並未破戒體。倉央嘉措的本傳說他『沒有女子作伴，從來未曾睡過；雖有女子作伴，從來未曾沾染』。」¹²「迷失菩提」也好、「未曾沾

⁸ 拙作包括：〈世間安得雙全法——曾緘譯《六世達賴情歌六十六首》探驪〉，頁17-27；〈化作佳人絕代容：倉央嘉措情歌與「清末一代」舊體文學綜論〉，《馬來西亞漢學刊》第4期（2020年8月），頁3-24；〈欲拭安可得：劉希武譯〈第六世達賴倉央嘉措情歌六十首〉探蹟〉，發表於國立清華大學中國文學系主辦：「2021年中國敘事學國際研討會」（新竹：國立清華大學，2021年5月9-10日）；〈豔詞還自寫：盧前「倉央嘉措雪夜行」套數探究〉，韓國《國際言語文學》第48期（2021年4月），頁171-192。

⁹ 關於倉央嘉措其人其詩在民國的傳播情況，可參陳煒舜：〈化作佳人絕代容：倉央嘉措情歌與「清末一代」舊體文學綜論〉，頁3-24。

¹⁰ 〔宋〕司馬光：〈梁紀十八·高祖武皇帝太清三年〉，《資治通鑑》（北京：中華書局，1956年），頁5007。

¹¹ 白瑪僧格：《倉央嘉措塵封三百年的秘密》（臺北：掃葉山房，2013年），頁109。

¹² 葛桑喇：〈一個宗教叛逆者的心聲——略論六世達賴喇嘛倉央嘉措及其情歌〉，收於中國藏學出版社編：《六世達賴喇嘛倉央嘉措詩意三百年》（北京：中國藏學出版社，2011年），頁355。

染」也好，從世俗的角度來看，都不無飾說之嫌。王振華則認為，倉央的「叛逆」行為，一來是出於因為他「厭惡佛法」，二來是因為桑結嘉措與拉藏汗的政治惡鬥，尤其是他「不滿第巴·桑結嘉措獨攬大權，不甘心充當第巴·桑結嘉措手中的工具」。¹³換言之，倉央沉湎酒色，乃是出於政治上的不得志。降大任的論述，也頗為值得參考：「應當指出，倉央嘉措追求的愛情，也不完全是雙方平等自願的愛情。烜赫的六世達賴的政治經濟條件，就使他在與所追求的女子的關係中處於有利的地位。他可以用金錢買到『愛情』，他本人也沾染了剝削階級的惡習，有時對愛情抱極輕薄的態度。」¹⁴從降氏對幾首情詩的解讀，一定程度上能支持其論點。降大任與王振華等人的觀點，受到馬克思主義影響，自與藏族信徒大異其趣，然其立論抽離於宗教之外，也值得吾人參酌。再觀毛繼祖云：「倉央嘉措情歌只是反對教戒禁慾，並不是反對宗教。他的叛逆，只是對森嚴的宗教戒律、格魯派的禁慾主義的背叛，並不是對整個宗教的背叛。」¹⁵Mark Tatz 的看法也比較接近。他認為，從倉央的一些詩歌可以看出，作為浪子的他並非常人想像的那麼「快樂」，他也會顧慮到自己所作所為的後果。實際上，他想要像歷史上某些僧人那般，努力嘗試把透過宗教誓約加諸己身的責任正式地脫卸掉，這正好證明了他對教義的遵循。¹⁶所言甚是。

王振華又說，倉央情歌之所以膾炙人口，是因為：「在落後、黑暗的西藏農奴制的殘酷壓迫、剝削下，廣大人民沒有起碼的人身自由，更談不到愛情和婚姻自由。『情歌』正好反映了這一階級矛盾，提出了一個當時具有巨大社會意義的問題，表現了廣大人民要求自由、愛情和幸福生活的美好願望，表達了對封建農奴制度的不滿和反抗。」¹⁷這段評論無疑仍具有濃郁的時代色彩。可以說，倉央情歌中的平民特徵和世俗意趣，以及作者的特殊身分，都是吸引廣大藏民的主因。以拉藏汗為首的外來政治勢力，直接導致倉央離世，因此在藏民心目中，倉央又未嘗不是一位為西藏殉難、殉

¹³ 王振華：〈倉央嘉措和他的情歌〉，收於中國藏學出版社編：《六世達賴喇嘛倉央嘉措詩意三百年》，頁 414。

¹⁴ 降大任：〈倉央嘉措情歌的思想性和藝術特色〉，收於中國藏學出版社編：《六世達賴喇嘛倉央嘉措詩意三百年》，頁 371。

¹⁵ 毛繼祖：〈試談倉央嘉措情歌〉，收於中國藏學出版社編：《六世達賴喇嘛倉央嘉措詩意三百年》，頁 402。

¹⁶ Mark Tatz, "Songs of the Sixth Dalai Lama," *The Tibet Journal* 6.4 (1981): 14.

¹⁷ 王振華：〈倉央嘉措和他的情歌〉，頁 414。

道的英烈。領袖、智者、英烈、浪子幾重相互抵觸的身分，在倉央身上奇妙地結合起來。因此，禁慾的社會也不得不為倉央的情歌大開方便之門，為藏民的宗教生活透入一絲來自世俗的清新空氣。而曾絨對倉央其人其詩的認知，由〈布達拉宮辭〉中得到鮮明的反映。職是之故，本文嘗試探討〈宮辭〉對倉央的人物形塑，以見這位僧王之身世及詩作為漢地所接受時的情況。

二、〈布達拉宮辭〉的撰寫與修訂概況

曾絨晚年追憶當年創作〈布達拉宮辭〉的情況道：「他（倉央）身居法王的寶座，竟不顧一般清規戒律，大膽追求愛情生活，因此受到政治迫害，乃至犧牲了自己的生命，他這一段歷史的確是可歌可泣的。我認為清王朝利用佛教統治西藏，立下不良的政教合一地方制度，藏族人民在政治和宗教雙重壓迫之下，過著非人的生活。而善良多情的天才詩人倉央嘉措，正是在這種制度下的犧牲品。於是我憤慨難平，立志要為他作一首記事抒情詩，儘管我的文學修養不夠。」¹⁸這是關於此詩創作背景的最直接資料。如前所言，〈布達拉宮辭〉最早刊登於《康導月刊》第1卷第8期（1939年4月）。曾氏自跋云：「歲寅戊（戊寅）作傳，祀竈日譯情歌竟，明年己卯元日成〈布達拉宮詞〉，人日付鈔胥。紅酣居士曾絨自記於康定之思無邪齋。」¹⁹戊寅祀竈日（臘月廿三）即1939年2月11日，己卯元日為同月19日，前後八日。而其晚年回憶道：「我寫這首長詩只費了兩個夜晚，便完成初稿，這是文思遲鈍的我所意料不及的。」²⁰所言不無自謙之意，然足見其捷才。且曾絨前此已先有略傳、譯詩之基礎累積，故能乘勝追擊，一氣呵成爾。²¹兩年後，此詩又轉載於《斯文半月刊》。

曾絨晚年自言，此詩除在《康導月刊》及《斯文半月刊》發表外，其他報紙也有轉載。他後來為朋友們先後手寫過三通，每寫一次，字句都有所修定，和過去發表的頗有出入。至1962年整理舊稿，又刪改一次。²²曾絨手寫的三通，今已無法追蹤。但《斯文半月刊》所錄〈宮辭〉前增入長

¹⁸ 曾絨：〈我寫〈布達拉宮辭〉〉，收於曾絨著，寸鐵孫（曾倩）編：《寸鐵堪詩稿》（北京：北京聯合出版公司，2015年），頁286。

¹⁹ 曾絨：〈布達拉宮詞〉，《康導月刊》第1卷第8期（1939年4月），頁70。

²⁰ 曾絨：〈我寫〈布達拉宮辭〉〉，頁291。

²¹ 按：曾絨〈我寫〈布達拉宮辭〉〉開首處謂此詩作於1930年，當為筆誤。同上註，頁285。

²² 曾絨：〈我寫〈布達拉宮辭〉〉，頁285。

序，實則以〈六世達賴倉央嘉措略傳〉全文略作修訂而成，唯「倉央嘉措為達賴而好色，已奇矣，好色而宣之於詩，尤奇」一句，僅見於此版本，²³蓋以對象讀者為內地文人，故作此語，以為吸引而紹介之。此後，此句亦見於曾緘《寸鐵堪詩稿》所收〈略傳〉中。²⁴

1982年，黃顯、吳碧雲編纂《倉央嘉措及其情歌研究資料》，其中收錄曾緘之女曾令筠整理之〈布達拉宮辭並序〉。曾令筠按語曰：「〈布達拉宮辭〉者，為先父戊寅（一九三八年）之所作也。一自問世，膾炙人口，迭經刪削，此為定稿，今茲錄出，俾愛先父詩者，得讀此稿，亦足欣慰。原敘未曾標點，今我加之，或有不當，恭祈是正！1982年2月24日曾令筠記於四川大學之老綠楊村寓所。」²⁵此書後又增訂，易名為《六世達賴喇嘛倉央嘉措詩意三百年》，2011年出版，依然錄入曾緘此詩。唯曾令筠所言略有訛誤：蓋曾緘原跋謂略傳、譯詩皆成於戊寅，而宮辭成於己卯元日，實則已踏入1939年矣。此係一時失檢。值得注意的是，曾令筠整理的版本，詩序文字與〈略傳〉相較，頗有詳略之別。

2015年，曾緘外孫女曾倩整理出版其祖父之詩集《寸鐵堪詩稿》，〈宮辭〉、〈略傳〉及譯詩依次置於卷首。〈宮辭〉之詩序與曾令筠整理之版本大抵相同，唯正文偶有不同（下詳）。詩後又有曾緘本人按語曰：「此二十餘年前舊作，屢經刪改，先後為人書錄，文辭皆有出入。雨窗無事，重加點定。此為最後定稿。一千九百六十二年七月二日，七十翁曾緘自記於蜀雍錚樓。」²⁶文字與《六世達賴喇嘛倉央嘉措詩意三百年》（下稱倉本）後記全同。然而倉本之詩作正文與《寸鐵堪詩稿》本（下稱寸本）內容大抵近似，卻仍有出入，而視《康導月刊》本（下稱康本）差異較大。

縱然曾氏父女皆謂宮辭「屢經刪改」，然持寸本與康本相較，大幅度的改異並不太多。一般都是字詞上的調整，如康本「莊嚴色相嬌無比」，²⁷倉本、寸本「嬌」作「真」。²⁸康本「指爪分明留雪上」，²⁹倉本、寸本「指爪」

²³ 見曾緘：〈布達拉宮詞〉，《斯文半月刊》第1卷第9/10期（1941年2月），頁36-37。

²⁴ 曾緘著，寸鐵孫（曾倩）編：《寸鐵堪詩稿》，頁16。

²⁵ 中國藏學出版社編：《六世達賴喇嘛倉央嘉措詩意三百年》，頁505。

²⁶ 曾緘著，寸鐵孫（曾倩）編：《寸鐵堪詩稿》，頁14。

²⁷ 曾緘：〈布達拉宮詞〉（《康導月刊》版本），頁69。

²⁸ 中國藏學出版社編：《六世達賴喇嘛倉央嘉措詩意三百年》，頁506。曾緘著，寸鐵孫（曾倩）編：《寸鐵堪詩稿》，頁12。

²⁹ 曾緘：〈布達拉宮詞〉（《康導月刊》版本），頁70。

作「蹤跡」。³⁰康本「耆舊僧伽同警蹕」，³¹倉本、寸本作「侍從如雲森警蹕」。³²不一而足。偶有承襲原意而文字全改者，如康本「當頭玉佛金冠麗」，³³倉本、寸本作「峨冠五佛金銀爛」。³⁴唯一整聯改寫的，乃是康本「生時鳳舉雪山下，死復龍歸青海濱」，³⁵倉本作「人言活佛須長活，誰遣能仁遇不仁」，³⁶寸本作「本期活佛能長活，爭奈能仁遇不仁」。³⁷由是可以推知，倉本、寸本當皆是曾緘晚年所修訂之版本。但整體而言，曾緘在長年修改的過程中，全篇句數依然保持原貌，並無任何增減。

進而論之，筆者以為縱然寸本之後有曾緘自按，許為定本，然比對寸本與倉本的異文，竊以為倉本之文意往往更佳。1962年，曾緘作〈我寫〈布達拉宮辭〉〉一文，提到：「『本期活佛能長活，爭遣能仁遇不仁』，原作『生時鳳舉雪山下，死復龍歸青海濱』，除堆砌『龍歸』、『鳳舉』一些字眼，塗抹過去，既嫌空泛，也顯得直拙。這裡銜接上文寫倉央由生到死一件大事，不應含糊，我屢加修改，終不如意，直到現在才改成今句，當然還嫌不夠，但比原句婉轉一些，也細緻一些。」³⁸該文落款為「1962年夏日」，並無確切的月份與日期。然文中提到此聯，文字與倉本、寸本又有不同，寸本「本期」、「爭奈」，此處「本期」、「爭遣」，倉本「人言」、「誰遣」，尋繹之下有一種遞改的趨勢。此處似乎是介乎倉、寸二本之間的一種版本。然倉本「人言」二字與「本期」相比，更有一種抽離冷峻之感，於意為長；而「爭奈」或「爭遣」改為「誰遣」，自然是為了對仗的緣故。再者，三個版本中，只有倉本作「須長活」，這顯然視「能長活」為佳；既然此聯對仗，文字便不能重複，對句既有「能仁」字樣，出句就不應再用「能」字。因此筆者推

³⁰ 中國藏學出版社編：《六世達賴喇嘛倉央嘉措詩意三百年》，頁 507。曾緘著，寸鐵孫（曾倩）編：《寸鐵堪詩稿》，頁 13。

³¹ 曾緘：〈布達拉宮詞〉（《康導月刊》版本），頁 70。

³² 中國藏學出版社編：《六世達賴喇嘛倉央嘉措詩意三百年》，頁 508。曾緘著，寸鐵孫（曾倩）編：《寸鐵堪詩稿》，頁 14。

³³ 曾緘：〈布達拉宮詞〉（《康導月刊》版本），頁 69。

³⁴ 中國藏學出版社編：《六世達賴喇嘛倉央嘉措詩意三百年》，頁 506。曾緘著，寸鐵孫（曾倩）編：《寸鐵堪詩稿》，頁 12。

³⁵ 曾緘：〈布達拉宮詞〉（《康導月刊》版本），頁 70。

³⁶ 中國藏學出版社編：《六世達賴喇嘛倉央嘉措詩意三百年》，頁 507。

³⁷ 曾緘著，寸鐵孫（曾倩）編：《寸鐵堪詩稿》，頁 13。

³⁸ 同上註，頁 292。

斷，寸、倉二本詩後所附之作者按語，落款於 1962 年 7 月 2 日，文字雖同，然倉本之文義視寸本較優，當係曾緘 7 月 2 日以後仍有修訂，遂成此版本。

非唯如此，詩序之內容亦可證之。如前所言，康本無詩序，《斯文半月刊》本（下稱斯本）採用〈略傳〉以為詩序，而寸、倉二本之詩序，內容雖與〈略傳〉無大差異，文字則有詳略異同。查康本〈略傳〉結尾處云：「故倉央嘉措者，佛教之罪人，詞壇之功臣，衛道者之所疾首，而言情者之所歸命也。」寸本、倉本皆同。³⁹而倉本之〈宮辭〉詩序亦有這段文字。⁴⁰筆者以為，曾緘蓋考慮到〈宮辭〉單行，不可無序，然〈略傳〉文筆佳勝，自可獨立成篇，不必附麗於〈宮辭〉，遂點竄〈略傳〉文字，另成詩序。而這段文字互見，乃因改寫未盡之故。查倉本之詩序，便已無這段文字矣。⁴¹再觀寸本詩序云：「戊寅之歲，余重至西康。」⁴²而倉本則作「西藏」。⁴³曾緘當時工作之處，乃西康省會康定縣。西康為民國時期「華西三省」之一，介乎西藏、四川之間，成立於 1939 年。大陸易幟後，西康省於 1955 年取消建制，轄地分派西藏、四川。而康定縣隸屬於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由此可知，倉本「余重至西藏」，當是西康撤省後所改——縱然康定從未隸屬西藏。吾人固能進一步確認，倉本〈宮辭〉並序更晚於寸本，當為現存曾緘最晚之修訂本。

三、〈布達拉宮辭〉與詩序、略傳及譯詩的互文情況

根據曾緘晚年回憶，他關注倉央其人其詩，是因為抗戰時為避成都戰亂，來到西康省會康定，得閱于道泉的譯本。此外，「從康藏人民傳說中，得到許多和倉央嘉措有關的故事」。⁴⁴曾緘雖不諳藏文，卻是佛教徒，如其所撰〈白土坎聽經記〉，謂聆聽藏族高僧阿王尊者講經：「予聞法較晚，僅預中觀，聆其九止住心，二諦生慧，張皇幽渺。」⁴⁵足見他對藏傳佛教的理解是具有頗高水準的。如此背景，使他對倉央詩歌和史實的譯介工作具有

³⁹ 曾緘：〈六世達賴倉央嘉措略傳〉，頁 63。曾緘著，寸鐵孫（曾倩）編：《寸鐵堪詩稿》，頁 16。黃顥、吳碧雲編：《六世達賴喇嘛倉央嘉措詩意三百年》，頁 52。

⁴⁰ 曾緘著，寸鐵孫（曾倩）編：《寸鐵堪詩稿》，頁 11。

⁴¹ 中國藏學出版社編：《六世達賴喇嘛倉央嘉措詩意三百年》，頁 506。

⁴² 曾緘著，寸鐵孫（曾倩）編：《寸鐵堪詩稿》，頁 12。

⁴³ 中國藏學出版社編：《六世達賴喇嘛倉央嘉措詩意三百年》，頁 506。

⁴⁴ 曾緘：〈我寫〈布達拉宮辭〉〉，頁 286。

⁴⁵ 曾緘：〈白土坎聽經記〉，《斯文半月刊》第 3 卷第 12 期（1943 年 6 月），頁 16-17。

較紮實的根基。不過，無論〈六世達賴倉央嘉措略傳〉還是〈布達拉宮辭〉詩序，曾緘在撰寫時都不僅停留於史傳或簡介的層面，而是兼具濃厚的文學性。加上其對象讀者以漢地居民為主，故這兩篇作品也和其改譯之〈六世達賴情歌〉一樣，在內容與措辭上具有一定程度的歸化（domestication）色彩。相對於〈宮辭〉而言，〈略傳〉和譯詩都可謂預備工作，而詩序又是從〈略傳〉增刪點竄而成。故此，先了解三者與〈宮辭〉之間存在的互文關係，方可進一步探討此詩形塑倉央之人物形象的方式。

先看〈略傳〉及詩序方面。對於倉央的背景，〈略傳〉云：「康熙二十二年正月十六日生於西藏寔地，父曰吉祥持教，母曰自在天女。」⁴⁶詩序同之，而「寔地」或作「寔湖」。這段文字來自于道泉〈隆德喇嘛著作集中關於倉央嘉措之記載〉：「第五十六代勝者倉央嘉措，生地為三窪地，或以三湖著名之寔湖地。父名吉祥持教，母名命自在天女。」⁴⁷而〈宮辭〉云：

僧王生長寔湖裡，父名吉祥母天女。⁴⁸

採用「寔湖」一語，承自詩序及于道泉之說。而倉央父母之名，今日一般音譯為紮西丹增及才旦拉姆。⁴⁹于氏採用意譯，而曾緘襲之，一方面是考慮到對象讀者，另一方面則是便於行文。其次，關於倉央的長相，現存最早關於其生平的記載、阿旺倫珠達吉所著《倉央嘉措秘傳》並未直接言及，僅云其母之父母先輩「也都儀態端莊，容貌姣美」。⁵⁰以這種方式來側寫倉央之儀表。于道泉更無相關論述。而曾緘〈略傳〉云：「倉央嘉措既長，儀容瑋異，神采秀發。」⁵¹而詩序則云：「時年十五，威儀煥發，色相莊嚴，四眾瞻仰，以為『如來三十二相，八十種隨形好』，不是過也。」⁵²此當為曾緘自行鋪衍之辭。所謂「三十二相」出自《中阿含經·三十二相經》及《長阿含經·大本經》，⁵³「八十種隨形好」出自《大般若經》381卷及《大

⁴⁶ 曾緘：〈六世達賴倉央嘉措略傳〉，收於中國藏學出版社編：《六世達賴喇嘛倉央嘉措詩意三百年》，頁51。

⁴⁷ 于道泉：《達賴六世情歌集》（臺北：老古出版社，1978年），頁183。

⁴⁸ 中國藏學出版社編：《六世達賴喇嘛倉央嘉措詩意三百年》，頁506。

⁴⁹ 同上註，頁445。

⁵⁰ 阿旺倫珠達吉著、莊晶譯：《倉央嘉措秘傳》，收於中國藏學出版社編：《六世達賴喇嘛倉央嘉措詩意三百年》，頁454。

⁵¹ 中國藏學出版社編：《六世達賴喇嘛倉央嘉措詩意三百年》，頁51。

⁵² 同上註，頁505。

⁵³ 〔東晉〕罽賓三藏瞿曇僧伽提婆譯：〈中阿含王相應品三十二相經第二〉，《中阿含經》，

乘義章》，⁵⁴乃是轉輪聖王與佛陀之身體所具足的外貌和身形特徵。蓋曾緘以倉央既為轉世活佛，當亦如是。而〈宮辭〉云：

莊嚴色相真無比，玉雪肌膚襖襖中。⁵⁵

所謂「莊嚴色相」之語，顯然來自〈略傳〉，也與詩序相呼應。而「玉雪肌膚襖襖中」一句，狀述任何初生嬰兒，此處補入，自是烘雲托月之筆。

至於倉央在布達拉宮中偷情之事，曾緘〈略傳〉云：「賦性通脫，雖履僧王之位，不事戒持，鍾情少艾。後宮秘苑，時具幽歡。」⁵⁶而詩序云：「黃教之制，達賴主持正法，不得親近女人。而倉央嘉措情之所鍾，雅好佳麗，粉白黛綠者，往往混跡後宮，侍其左右。」⁵⁷此蓋參考于道泉所言：「倉央嘉措年歲漸長後乃成了一位多情多慾放蕩不羈的風流少年。他不安於遵守清規，卻去修飾布達拉的宮室林苑，並沉湎於醇酒婦人。」⁵⁸毛繼祖則指出：桑結嘉措對倉央的放蕩行為從不勸阻，使倉央在新建的龍宮游苑作出了不少風流韻事。⁵⁹筆者以為，曾緘所寫還可能是根據情詩的內容，如其十八、十九：

入定修觀法眼開，祈求三寶降靈臺。觀中諸聖何曾見，不請情人卻自來。

靜時修止動修觀，歷歷情人掛眼前。肯把此心移學道，即生成佛有何難。⁶⁰

收於《大藏經》刊行會編輯：《大正新修大藏經》第1冊（臺北：新文豐圖書公司，1983-1985年），卷11，頁493-494。〔後秦〕佛陀耶舍、竺佛念譯：〈第一分初大本經第一〉，《佛說長阿含經》，收於《大藏經》刊行會編輯：《大正新修大藏經》第1冊，卷1，頁4-5。

⁵⁴〔唐〕三藏法師玄奘奉詔譯：〈初分諸功德相品第六十八之三〉，《大般若波羅蜜多經》，收於《大藏經》刊行會編輯：《大正新修大藏經》第6冊，卷381，頁968。〔隋〕慧遠法師撰：〈百四十不共法義三門分別〉，《大乘義章》，收於《大藏經》刊行會編輯：《大正新修大藏經》第44冊，卷20，頁872-873。

⁵⁵中國藏學出版社編：《六世達賴喇嘛倉央嘉措詩意三百年》，頁506。

⁵⁶同上註，頁51。

⁵⁷同上註，頁505。

⁵⁸于道泉：《達賴六世情歌集》，頁15。

⁵⁹毛繼祖：〈試談倉央嘉措情歌〉，頁402。

⁶⁰曾緘：〈六世達賴情歌六十六首〉，《康導月刊》第1卷第8期（1939年4月），頁65。

可是，這不請自來的情人，究竟是真有其人，還是一種比喻、一種幻想？詩無達詁，自然也予曾緘以發揮空間。正因如此，〈宮辭〉遂有這樣的句子：

偶逢天上散花人，有時邀入維摩屋。禪參歡喜日忘憂，秘戲宮中樂事稠。⁶¹

下一聯固然呼應「後宮秘苑，時具幽歡」，上一聯則將情人比喻為散花的天女，語典出自《維摩詰經》：「時維摩詰室有一天女，見諸天人聞所說法，便現其身，即以天華，散諸菩薩大弟子上。」⁶²參今人李雪琴之言：「《秘史》中有沒有寫到他的情人，或者他戀愛的情節呢？遺憾的是，為了維護倉央的聲譽，作者也是不會寫出來的。不過《秘史》中出現過婦女的形象，儘管作者把她們說成仙女、度母空行母的化身，但客觀上透露了倉央嘉措確實和女人接觸過。」⁶³無獨有偶，中土唐五代文學中也往往飾言女冠為仙女，如唐傳奇〈遊仙窟〉、詞牌〈天仙子〉、〈憶仙姿〉等皆是。如此手法，曾緘自然熟諳。不過，他在〈略傳〉與詩序中採用實寫的方法，〈宮辭〉則為虛寫，此固因體裁不同，也自可收參照之效。

至於〈情詩〉中其他內容，在〈宮辭〉中也時有呈現。如其五十二、五十三：

龍鍾黃犬老多髭，鎮日司閤仗爾才。莫道夜深吾出去，莫言破曉我歸來。（此黃犬當是為倉央嘉措看守便門者。）

為尋情侶去匆匆，破曉歸來積雪中。就裡機關誰識得，倉央嘉措布拉宮。⁶⁴

而〈宮辭〉云：

柳梢月上訂佳期，去時破曉來昏暮。⁶⁵

出句「訂佳期」即「為尋情侶」，對句則與「破曉歸來」及其五十二之次聯相對應。復如〈情詩〉其三十四：

⁶¹ 中國藏學出版社編：《六世達賴喇嘛倉央嘉措詩意三百年》，頁 507。

⁶² 〔後秦〕鳩摩羅什譯：《維摩詰所說經》，卷中，收於《大藏經》刊行會編輯：《大正新修大藏經》第 14 冊，頁 547。

⁶³ 中國藏學出版社編：《六世達賴喇嘛倉央嘉措詩意三百年》，頁 431。

⁶⁴ 曾緘：〈六世達賴情歌六十六首〉，頁 68。

⁶⁵ 中國藏學出版社編：《六世達賴喇嘛倉央嘉措詩意三百年》，頁 507。

少年浪跡愛章臺，性命唯堪寄酒懷。傳語當壚諸女伴，卿如不死定常來。（一云：當壚女子未死日，杯中美酒無盡時，少年一身安所託，此間樂可常棲遲。此當壚女，當是倉央嘉措夜出便門私會之人。）⁶⁶

〈宮辭〉以下幾句便是由此推演而來：

行到拉薩賣酒家，當壚有女顏如花。遠山眉黛銷魂極，不遇相如豈自嗟。此際小姑方獨處，何來公子甚豪華。留髭一石莫辭醉，長夜欲闌星斗斜。⁶⁷

又如〈情詩〉其五十四：

夜走拉薩逐綺羅，有名蕩子是汪波。而今秘密渾無用，一路瓊瑤足跡多。（此記更名宕桑汪波，遊戲酒家，踏雪留痕，為執事僧識破事。）⁶⁸

考諸〈宮辭〉，則有以下對應的文字：

自闢籬門出後宮，微行夜繞拉薩遍。蹤跡分明留雪上，何人窺破秘密藏。⁶⁹

此外，又有〈略傳〉及詩序徵引〈情詩〉，而〈宮辭〉亦有呈現者。如〈略傳〉云：「迨七世達賴轉生理塘之說傳至拉薩，合於倉央嘉措詩中預言，藏人皆大歡喜，以為倉央嘉措再世。」⁷⁰詩序則云：「藏人……聞七世達賴誕生理塘，則大喜。先是倉央嘉措有詩云：『他年化鶴歸何處？不在天涯在理塘。』故眾謂七世達賴是其後身，咸嚮往之，事聞於朝。」⁷¹〈宮辭〉則云：

求君另自熏丹穴，覓佛居然在理塘。相傳幼主回鑿日，侍從如雲森警驂。俱道法王自有真，今時達賴當年佛。⁷²

⁶⁶ 曾絨：〈六世達賴情歌六十六首〉，頁 66。

⁶⁷ 中國藏學出版社編：《六世達賴喇嘛倉央嘉措詩意三百年》，頁 507。

⁶⁸ 曾絨：〈六世達賴情歌六十六首〉，頁 68。

⁶⁹ 中國藏學出版社編：《六世達賴喇嘛倉央嘉措詩意三百年》，頁 507。

⁷⁰ 同上註，頁 52。

⁷¹ 同上註，頁 506。

⁷² 同上註，頁 508。

比對之下，〈略傳〉之言較簡，而詩序則引用倉央之詩，以便讀者與〈宮辭〉內容互證。⁷³而曾緘詩文之內容，亦承自于道泉之註文：「說這一節是倉央嘉措預言他要在理塘轉生的話。藏族朋友還告訴了我一個故事，也是這位達賴要在理塘轉生為第七代達賴的預言。現在寫它出來。據說倉央嘉措去世以後，西藏人民急於要知道他到哪裡去轉生，先到箭頭寺去向那裡的護法神請示，不得要領。乃又到噶瑪沙（skar-ma-shangi）去請示。那裡的護法神附人身以後，只拿出了一面銅鑼來敲一下。當時人都不明白這是什麼意思，等到達賴在理塘轉生的消息傳來以後，乃都恍然大悟。原來作響鑼的銅藏文作 li（理）若把鑼一敲就發 thang（塘）的一聲響，這不是明明白白地說達賴要在理塘轉生麼！」⁷⁴

由本節所論可知，于道泉對倉央情詩之首譯、生平之介紹，直接影響到曾緘的〈情詩〉改譯以及〈略傳〉、〈宮辭〉和詩序的撰構。不過，曾緘畢竟先透過〈略傳〉的撰構來認識倉央的生平經歷、〈情詩〉的改譯來了解倉央的文學成就，這直接為〈宮辭〉的寫作奠下了堅實的根基。

四、〈布達拉宮辭〉對倉央嘉措之人物形塑

曾緘晚年寫道：「我在詩序裡說：『故倉央嘉措者，佛教之罪人，詞壇之功臣，衛道者之所疾首，而言情者之所歸命也。』這幾句話是我對倉央嘉措所作的結論，也可以視作〈布達拉宮辭〉的主題。知我罪我，在所不計。」⁷⁵此雖追述之語，卻可見曾緘縱好佛教，創作〈宮辭〉則絕非以弘法為鵠的。他對倉央的深切共鳴，直接影響到他在詩中如何對這位僧王進行人物形塑。一如周嘯天所言：「曾緘以惺惺相惜的態度寫倉央嘉措、譯倉央嘉措——本著一種我即倉央嘉措，倉央嘉措即我的態度，信息對稱，物我兩忘，始臻形象思維之妙境，宜有超越同儕的成就。」⁷⁶且曾緘詩序自謂〈宮辭〉「雖跡異〈連昌〉而情符〈長恨〉」。⁷⁷晚年復憶述云：「假如我能像他們（按：謂〈長恨〉、〈連昌〉等）寫得清新流利，抑揚頓挫，豈不是好？因

⁷³ 按：曾緘所譯〈情詩〉其五十三云：「跨鶴高飛意壯哉，雲霄一羽雪皚皚。此行莫恨天涯遠，咫尺理塘歸去來。」與詩序版本不同。蓋詩序行文簡潔，故將全詩濃縮為兩句爾。中國藏學出版社編：《六世達賴喇嘛倉央嘉措詩意三百年》，頁 68。

⁷⁴ 于道泉：《達賴六世情歌集》，頁 180。

⁷⁵ 曾緘：〈我寫〈布達拉宮辭〉〉，頁 293。

⁷⁶ 周嘯天：〈以易傳之事為絕妙之詞——論曾緘歌行〉。

⁷⁷ 中國藏學出版社編：《六世達賴喇嘛倉央嘉措詩意三百年》，頁 506。

此就決定用這一類型的七言歌行來寫。」⁷⁸此詩正文長達 88 句，616 字，相對於〈連昌宮詞〉90 句 720 字、〈長恨歌〉120 句 840 字，已頗為接近。以長篇歌行的體裁來撰寫，就倉央其人其詩在漢地的傳播史而言，也屬創舉。周嘯天以此詩吸收〈西洲曲〉之韻度，仿佛是由若干絕句組成，⁷⁹可謂卓見。查曾緘此詩往往兩聯換一韻，也有四聯一韻者。如描寫冶遊的八聯，便可均分為兩韻，如此令節奏更緊湊、層次更分明。除首聯「拉薩高峙西極天，布達拉宮多金仙」外，絕大多數的詩句皆為律句，與〈長恨歌〉相似，唯於黏對不講究，此蓋特意於近體之和諧聲律、古體之峭拔風格間取得平衡爾。

如前節所引，曾緘認為倉央是一位善良多情的天才詩人，是不良的政教合一制度下的犧牲品，他「不顧一般清規戒律，大膽追求愛情生活，因此受到政治迫害」的歷史可歌可泣。這是曾緘對倉央的基本認知。南懷瑾曾將〈布達拉宮辭〉與〈長恨歌〉、〈圓圓曲〉並稱。參蔣勳評論〈長恨歌〉云：「〈長恨歌〉讀起來非常感人，會令人忘掉唐明皇是皇帝。唐明皇本身也非常矛盾。如果從道德、倫理和社會習俗去講，他有許多可以被批判的部分。……白居易在寫這個故事的時候，把這些東西全都去除了。他單純寫一個男子被一個美人驚動以後的專注……從歷史上去看唐明皇，他有很多值得批判的地方；從美學上去看，就覺得他留下來的那種美的崇高性讓人非常感動——我想這種矛盾在唐代發生在很多人的身上。」⁸⁰與唐明皇相比，倉央也有類似的情況。葛桑喇說：「倉央嘉措是處在個人不得志，個人生活慾望得不到滿足的情況下，起來背叛宗教的，並非自覺而有目的地去動搖封建農奴制度的基礎，因此，他的叛逆行為也就帶有侷限性。再說，他採取放蕩的生活方式來對抗宗教的清規戒律，畢竟是一種消極的反抗行為，況且，沉溺酒色，歷來是剝削階級腐朽生活方式的反映，這是他在不得已的情況下採取的鬥爭方式，是不可取的，這種腐朽生活方式是應予批判的。」⁸¹撇除政治色彩，所言仍頗有道理。而馬麗華說：「對於倉央嘉措

⁷⁸ 曾緘：〈我寫〈布達拉宮辭〉〉，頁 286。

⁷⁹ 按：清人沈德潛評〈西洲曲〉曰：「續續相生，連跗接萼，搖曳無窮，情味愈出。似絕句數首，攢簇而成，樂府中又生一體。初唐張若虛、劉希夷七言古，發源於此。」見沈德潛：《古詩源》（北京：中華書局，1963 年），頁 290。

⁸⁰ 蔣勳：《說文學之美：品味唐詩》（臺北：有鹿文化，2017 年），頁 200-228。

⁸¹ 葛桑喇：〈一個宗教叛逆者的心聲——略論六世達賴喇嘛倉央嘉措及其情歌〉，頁 355。

特立獨行的品格，當時和後來的人們各有不同的理解，有人看作淨相，有人視為邪見，有說詩歌所傳達的純屬一己之情的，有說是深奧的佛法教義的，有說那是政治抒情詩的。而民間的看法很單純，有一首歌歸納得很精闢，是從拉薩的囊瑪廳裡傳唱開來的——喇嘛倉央嘉措，／別怪他風流浪蕩，／他所追尋的，／和我們沒有兩樣。」⁸²而曾絨〈布達拉宮辭〉對於倉央的人物形塑，也有近乎〈長恨歌〉的傾向。他雖然並沒有把倉央改寫成如唐明皇般的專一情人，卻十分強調他的赤子之心和抗爭精神。正因如此，全詩才深具感染力，令讀者有一唱三歎之致。

（一）外觀與內心的描繪

〈宮辭〉對於倉央的背景，有兩方面的敘述。首先是對其出生地及父母的交代：

僧王生長寔湖裡，父名吉祥母天女。

如于道泉所言，寔湖地乃藏文 mon-mtso-sna 的音譯，而「父曰吉祥持教，母曰自在天女」，則是意譯。⁸³其父母究竟出身平民還是貴族後裔，至今尚有爭議。但曾絨採用其父母名字之意譯，乃有意烘托倉央出身不凡。而寔湖雖為音譯，沿用「寔」字也似乎點出了這位僧王遺世獨立、不苟同於宗教與政治權貴的情操。此洵為曾絨用心之細處。其次，對於倉央作為第六世達賴喇嘛的身分，曾絨自然也點出了：

黃教一花開五葉，第六僧王最少年。⁸⁴

曾氏自云：「『一花開五葉』是禪宗的偈語，這裡用來比喻黃教五世達賴，由此落到六世達賴，自然極了。」⁸⁵挪用達摩偈語，誠然是神來之筆。不僅如此，「最少年」一語也可圈可點，此語至少有三層涵義：首先，前六世達賴中，以倉央最晚降生。其次，活佛以轉世的方式來承繼，靈童自幼便迎入宮中，故云少年。再者，少年本為人生中追求愛情的階段，如韋莊〈思帝鄉〉：「春日遊，杏花吹滿頭。陌上誰家年少，足風流？妾擬將身嫁與，

⁸² 馬麗華：〈六世達賴喇嘛倉央嘉措的詩化人生〉，收於中國藏學出版社編：《六世達賴喇嘛倉央嘉措詩意三百年》，頁 437。

⁸³ 于道泉：《達賴六世情歌集》，頁 183。

⁸⁴ 中國藏學出版社編：《六世達賴喇嘛倉央嘉措詩意三百年》，頁 507。

⁸⁵ 曾絨：〈我寫〈布達拉宮辭〉〉，頁 287。

一生休。縱被無情棄，不能羞。」⁸⁶因此，「最少年」一語無疑也隱喻了倉央日後對追求愛情自由的行為。

曾緘描摹倉央之相好莊嚴，嘗試從外表之美好來隱喻內心之純潔。曾緘自云：「『莊嚴色相真無比』，『真』字原作『嬌』字，本用李商隱〈嬌兒詩〉：『袞師我嬌兒』的詩意，男子亦可稱『嬌』。後來想到『嬌』字與上文『莊嚴』兩字不調和，又改為『英』字。然而『英』字放在這句裡，總覺顯得生硬，又想再改。經過三年，竟找不出一個適當的字來。……經過許久，老友寧鄉程穆庵先生告訴我可改為『真』字，『真』字放在這裡意度渾成，比『嬌』、『英』等字高明得多，程先生真是我的『一字師』。」⁸⁷「真」字此處既可作副詞用，為「誠然」之義，也可作形容詞用，為「得道」之義。如此才能與「如來三十二相」、「八十種隨形好」相應。至於下句「玉雪肌膚縑襖中」僅謂其嬰兒之狀，其成年後之儀容，如〈略傳〉所言「儀容瑋異，神采秀發」，詩序所言「威儀煥發」，皆不復詳細描寫，如此方可留白，為讀者創造想像空間。

此外，「峨冠五佛金銀爛，罕地袈裟氍毹紅」二句，則狀述其衣著。袈裟為法衣，氍毹為修行衣。所謂氍毹為手工織成的毛呢，是加工服裝、鞋靴、冠帽、床毯的主要材料，在藏地非常普及。而清代魏源《聖武記》卷5云：「其下刺麻數百，皆偏袒右肩，紅氍毹為衣。」⁸⁸可見喇嘛常穿的修行紅袍，亦為氍毹所製。而「峨冠五佛金銀爛」一句，康本原作「當頭玉佛金冠麗」，此當為晚年所修改。曾緘自註云：「藏中活佛戴玉佛冠，以金銀為飾。」⁸⁹考五佛冠形如五蓮瓣，各瓣分別有不動佛、寶生佛、無量光佛、不空成就佛、毗盧佛之像，且鑲有寶劍、蓮花、金剛杵、寶輪、火焰等裝飾圖案，下綴長纓。五佛象徵「五智」——法界體智、大圓鏡智、平等性智、妙觀察智、成所作智，只有大德上師才具足，達到菩提正覺。改「玉佛」為「五佛」，改「當頭」為「峨冠」，足見五佛冠之華麗尊貴。「金冠麗」

⁸⁶ [後蜀]趙崇祚編著，李保民等注評：《花間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頁114。

⁸⁷ 曾緘：〈我寫〈布達拉宮辭〉〉，頁291。按：程康（1889-1965）字穆庵，湖南寧鄉人，近代著名詩人、書家，師從成都顧印伯，專攻宋詩，有《顧廬詩鈔》。其子為程千帆。

⁸⁸ [清]魏源：〈國朝綏撫西藏記上〉，《聖武記》（上海：世界書局，1936年），頁140。

⁸⁹ 曾緘著，寸鐵孫（曾倩）編：《寸鐵堪詩稿》，頁12。

之「麗」，略嫌冗贅，改為「金銀爛」，在色調上與袈裟黃、氍毹紅交相輝映，更能襯托倉央身分之高貴。

對於倉央的內心活動，曾緘也每有著筆。如：

花開結果自然成，佛說無情種不生。只說出家堪悟道，誰知成佛更多情。⁹⁰

曾緘云：「這四句看來平淡無奇，在我卻是慘澹經營而出的。前兩句引禪宗偈語『一花開五葉，結果自然成。』及『有情來下種，無情種不生。』作為理論根據，把倉央嘉措的多情說得光明正大，以下鋪敘倉央嘉措逐漸和女子接觸。」⁹¹藏人視達賴為觀世音菩薩轉世，故其所居名「布達拉」，實際上是觀音所居「普陀」之漢語另譯。菩薩（bodhisattva）一名，意譯「覺有情」，故菩薩能覺悟、同情並解救有情眾生的痛苦，成為眾生的不請之友，甚至乘願再來，度一切苦厄。因此，曾緘能將這層含意與倉央的歡情相照應，黏合無跡。這與傳統「遊戲三昧」之說，某種意義上也是契合的。

倉央的冶遊，〈宮辭〉寫得最為詳細：

猶嫌少小居深殿，人間佳麗無由見。自闢籬門出後宮，微行夜繞拉薩遍。行到拉薩賣酒家，當壚有女顏如花。遠山眉黛銷魂極，不遇相如空自嗟。此際小姑方獨處，何來公子甚豪華。留髭一石莫辭醉，長夜欲闌星斗斜。銀河相望無多路，從今便許雙星度。浪作尋常俠少看，豈知身受君王顧。柳梢月上訂佳期，去時破曉來昏暮。今日黃衣殿上人，昨宵有夢花間住。花間夢醒眼朦朧，一路歸來逐曉風。悔不行空似天馬，翻教踏雪比飛鴻。⁹²

曾緘說：「宮中僧眾眼中的倉央嘉措，只知道他是殿上尊嚴的法王，而不曉得前夕他曾經作過風流公子。這樣，前後穿插錯綜，把倉央嘉措的形象刻畫出來，頗有『照花前後鏡，花面交相映』（溫飛卿詞句）的神理。『浪作』、『豈知』、『今日』、『昨宵』等詞也用得比較靈活生動。這一段敘述倉央嘉措追求愛情生活，故事是香豔的，故措辭亦比較香豔。這樣做，難免遭受道學先生的咒罵。」⁹³夫子自道，固然可信。曾氏揣摩倉央的心態，以為他

⁹⁰ 中國藏學出版社編：《六世達賴喇嘛倉央嘉措詩意三百年》，頁 507。

⁹¹ 曾緘：〈我寫〈布達拉宮辭〉〉，頁 288。

⁹² 中國藏學出版社編：《六世達賴喇嘛倉央嘉措詩意三百年》，頁 507。

⁹³ 曾緘：〈我寫〈布達拉宮辭〉〉，頁 289。

之所以微服出遊，乃是因為自幼生長深宮，未曾一睹人間美色。一如于道泉所言：「西藏的酒家多係娼家，當壚女多兼操神女生涯，或撮合癡男怨女使在酒家相會。」⁹⁴酒家女的打扮、情態更能吸引倉央的注意，不難想像。「不遇相如空自嗟」一句，倉本作「豈」，當為形訛。酒家女閩人無數，卻以「不遇相如」為嗟，正為倉央的俊朗多情張本。故兩人歡好，才會「長夜欲闌」而情猶未已。「銀河相望無多路」一聯，套用牛郎織女典故，亟言相見之難得，也側寫出倉央之飽受戒律禁錮之苦。而「悔不行空似天馬」一聯，出句亟言拂曉回宮時心情之急迫，對句則用蘇軾「雪泥鴻爪」的典故，點出事跡之敗露。這一段文字，辭藻綺豔之餘不失冷峻，節奏則時寬時緊、收放有度，足以令讀者心往神馳。

冶遊之事被發現後，倉央備受拷問。他甚至在師父五世班禪羅桑益喜面前呼天搶地，捶胸頓足地大聲疾呼：「你授予我的袈裟我給你，你加在我身上的教戒，我也還給你，我寧願要自由，也不當教主。」⁹⁵正如王振華所論，他以極大的勇氣把自己從徘徊、低沉、抑鬱、痛苦、纏綿悱惻中解放了出來，以坦蕩的胸懷唱出了他對自由和愛情的嚮往。⁹⁶這一點，曾緘也顯然注意到了。他在〈宮辭〉中寫道：

由來尊位等清塵，懶坐蓮臺轉法輪。還我本來真面目，依然天下有情人。⁹⁷

這兩聯正好呼應著詩序所言：「倉央嘉措被廢，反自以為得計，謂今後將無復以達賴繩我，可為所欲為也。」⁹⁸曾緘晚年回憶此處：「寫出他輕視名位，重視愛情，大有決破藩籬，昂首天外的氣概。尤其後兩句，不是性情中人決道不出，雖是作者代他立言，不啻若自口出。我寫到此時，感情也十分激動！倉央的戀愛雖然遭到破壞，可是他崇高的生活理想更加堅定了。我以為這樣寫，才能進一步刻畫他的性格，充分表現他的反抗精神。」⁹⁹由是可見，正因曾緘自覺性情上與倉央有相近之處，才會代他立言，以古人之酒杯澆一己之壘塊。這也正是〈宮辭〉能感動讀者的主要原因。

⁹⁴ 于道泉：《達賴六世情歌集》，頁 178。

⁹⁵ 王振華：〈倉央嘉措和他的情歌〉，頁 419。

⁹⁶ 同上註。

⁹⁷ 中國藏學出版社編：《六世達賴喇嘛倉央嘉措詩意三百年》，頁 507。

⁹⁸ 同上註，頁 506。

⁹⁹ 曾緘：〈我寫〈布達拉宮辭〉〉，頁 289-290。

(二) 寫作手法的運用

曾緘說：「我寫作時，事先並未作謀篇布局的打算，只是如蘇東坡所說『行乎其所不得不可行，而止乎所當止』。隨著故事情節的發展，自然有波瀾起伏，有時異峰突起，有時又藕斷絲連，全篇用一氣呵成，老實說，並沒有明顯的段落。……這是一首古典式的歌行，寫作方法當然是舊的，然而由於題材比較新鮮，因此寫作中也運用了一些新的手法，有些是未經前人道過的。但是無論怎樣刻意求新，有時不得不乞靈於古人。」¹⁰⁰他接著舉了兩例：「例如『十載風流悲教主，一生恩怨誤權臣』兩句，完全由〈圓圓曲〉『全家白骨成灰土，一代紅妝照汗青』脫化而來，顯然易見。又如新改的『本期活佛能長活，爭遣能仁遇不仁』兩句，自以為頗具巧思，後來想這種句法似經前人道過，最近重讀王湘綺〈圓明園辭〉，見『即今佛（福）海冤若海，誰信神州尚有神』，始知我這兩句仍然越不出他的句法。我認為前人有些寫作手法是可以採取的。」¹⁰¹平心而論，曾緘新改的兩句，屬對視王闓運更為工整，可謂後出轉精，不過這也要歸功於其「詩不厭改」的執著。故周嘯天謂此詩：「散行之中，雜以駢語，直令人目不暇接，口舌生香。」¹⁰²

然曾緘下筆，固非僅以師古、擬古為務。若說新手法的運用，主要正如其所說，是因為新鮮的題材所導致的。他還提到自己開始寫作以前，曾經考慮詩中應該表現出以下特點：第一，〈長恨歌〉、〈圓圓曲〉等描寫的主人公多是女性，而此詩描寫的倉央是男性；第二，他們所寫的是「在家人」，而此詩所寫的是「出家人」；第三，他們的故事屬於漢族，而此詩取材於藏族。所有這些特點都要表現出來。¹⁰³進而言之，曾緘對倉央的豔事，抱持著不同於既有的認知，這也令〈宮辭〉在夾議夾敘的行文過程中不落傳統懲惡勸善、刻意迴護的窠臼。因此，「還我本來真面目，依然天下有情人」一聯方能擲地有聲，成為整篇作品中的最強音。

從細部來看，將佛教典故賦予新的涵義，便是他的一種嘗試，前文提及之處已多，茲再舉一例。曾緘云：「『浮屠恩愛生三宿，肯向寒崖依枯木』上句用佛典『浮屠不三宿桑下，恐久生恩愛』。此亦易明。下句出《傳燈錄

¹⁰⁰ 曾緘：〈我寫〈布達拉宮辭〉〉，頁 292-293。

¹⁰¹ 同上註，頁 293。

¹⁰² 周嘯天：〈以易傳之事為絕妙之詞——論曾緘歌行〉。

¹⁰³ 曾緘：〈我寫〈布達拉宮辭〉〉，頁 286-287。

偈語》『枯木依寒崖，三冬無暖氣』。言出家人見女色毫不動心，如寒崖枯木一樣。這個典故比較背僻，因為它切合當時的情況，將就用了。」¹⁰⁴不過此處兩典都是反其意而用之，亦不無新鮮感。

此外值得注意者，曾緘謂〈布達拉宮辭〉主人公特點在於以男性、出家人、藏族的三重身分，此其不同於前代作品之處。筆者以為〈宮辭〉中以花來比喻倉央，正好與曾氏所言之前二重身分相呼應。當然，倉央情詩往往將女性比喻成花朵。如曾譯其七：「清明過了春歸去，幾見狂蜂戀落花。」¹⁰⁵Sørensen 即云：「Just as in the poetical tradition of India (i.e. madhukara) and China, the bee is a standard metaphor for a male-lover.」（一如印度及中國詩歌傳統，蜜蜂是男性情人的標準隱喻。）¹⁰⁶然而，曾緘說「倉央嘉措是一個天生情種，他的性格和《紅樓夢》中的賈寶玉差不多」。¹⁰⁷曹雪芹筆下的寶玉男生女相，「面如中秋之月，色如春曉之花」，¹⁰⁸而曾氏將其與倉央相提並論，便成為他在〈宮辭〉中以花比喻倉央的主因之一。值得參考的是，于譯本第 30 首云：「愛我的愛人兒，被別人娶去了。心中積思成癆，身上的肉都消瘦了。」¹⁰⁹而劉希武改譯曰：「情人我所歡，今作他人友。臥病為卿思，清瘦如秋柳。」¹¹⁰「秋柳」一詞並不見於原詩，乃劉希武所增，可知他所認知的倉央外表也一樣具有陰柔氣質。除了外表，曾緘以花為喻還有佛經的淵源。〈宮辭〉中「一花開五葉」固然是現成典故，道出了這位僧王內在與外在的美好，乃是出自《六祖壇經》中的達摩祖師付法偈：「吾本來茲土，傳法救迷情。一花開五葉，結果自然成。」¹¹¹暗示禪宗共傳六祖。而倉央恰好是第六世達賴，故曾緘遂將付法偈之典故信手拈出。如此

¹⁰⁴ 曾緘：〈我寫〈布達拉宮辭〉〉，頁 292。

¹⁰⁵ 曾緘：〈六世達賴情歌六十六首〉，頁 64。

¹⁰⁶ Per K. Sørensen, "Tibetan love lyrics: The love songs of the Sixth Dalai Lama," *Indo-Iranian Journal* 31.4(1988): 276.

¹⁰⁷ 曾緘：〈我寫〈布達拉宮辭〉〉，頁 286。

¹⁰⁸ [清]曹雪芹著，里仁出版社校注：《紅樓夢校注》上冊（臺北：里仁書局，1984年），頁 52。

¹⁰⁹ 于道泉：《達賴六世情歌集》，頁 106。

¹¹⁰ 劉希武：〈第六世達賴倉央嘉措情歌六十首〉，《康導月刊》第 1 卷 6 期（1939 年 2 月），頁 102。

¹¹¹ 吳宏一：《六祖壇經新釋》（臺北：遠流出版公司，2018 年），頁 312。

一來，無疑更為花之比喻增入了一層涵義，與「不負如來不負卿」¹¹²的相反相成之意更相契合了。

下文所謂「花開結果自然成」也出自付法偈，有承上啟下的功能，不僅進一步強調倉央身上佛法與愛情之雙重構設，也暗示了二者在未來無可彌合的扞格中難以並存的悲劇，故而為後文留下了地步。而這些關節，往往仍然以花為喻。如曾氏寫倉央宮中幽歡：「偶逢天上散花人，有時邀入維摩屋。」此是《維摩詰經·觀眾生品》中的現成典故，謂天女百花仙子散花來試菩薩聲聞弟子的道行，花於菩薩身上落去，到了弟子身上卻不落。此典一用，則宮中幽歡之女便成了測試倉央定力的天女。如花之僧王本是菩薩轉世，遇上散花之天女，情意自然相投。但如此情意究是聖情還是俗意？詩人特地含糊其詞，拓寬了讀者的想像空間。此外復如冶遊一段，謂「當壚有女顏如花」，又云「昨宵有夢花間住。花間夢醒眼朦朧」，又將酒家女比喻為花。詩人在此處顯然要點出：正因為他們都是自由愛情的追求者，都是愛情與花的化身，相互之間能獲得契合與共鳴。可以說，如此比喻更為早已不新鮮的花意象賦予了一種新的象徵性，扣緊了倉央作為男性與僧人的身分。再觀此詩尾聯，康本作「盡回大地花千萬，供養情天一喇嘛」，¹¹³鐵本作「願將世界花千萬」，¹¹⁴倉本作「願君折取花千萬」，¹¹⁵從修改的過程中可見曾絨思考的變化。康本只是一種客觀的描述，謂世間有情人皆以倉央為師。鐵本則謂自身有此願力，期望天下有情人在倉央的庇佑下盡成眷屬。而倉本更以這種願力為勸，希望世間眾生皆能自由追求愛情，更須以同理心對待他人。而花的意象，至此可謂充塞八紘九宇、有情與無情眾生之間了。

雖然曾絨自謂創作前並未謀篇，但全篇的脈絡依然很清晰。整體來看，此篇在抒情的框架下採取了夾議夾敘的方法。觀漢代〈陌上桑〉、〈上山采蘼蕪〉乃至〈孔雀東南飛〉等源自民間的長篇樂府詩中，對白固然較多；而唐代以降，文人詩作無論古近體，卻都較少直接對話的內容。如李商隱七古〈韓碑〉中唐憲宗與韓愈的對話，是有意模仿《尚書·堯典》的風格，且只有一來一往而已。再如白居易〈長恨歌〉「在天願為比翼鳥，在地願為

¹¹² 曾絨：〈六世達賴情歌六十六首〉，頁 65。

¹¹³ 曾絨：〈布達拉宮詞〉（《康導月刊》版本），頁 69。

¹¹⁴ 曾絨著，寸鐵孫（曾倩）編：《寸鐵堪詩稿》，頁 14。

¹¹⁵ 中國藏學出版社編：《六世達賴喇嘛倉央嘉措詩意三百年》，頁 508。

連理枝」一聯，¹¹⁶從文理而言究竟是明皇太真的對話，還是作者的引述？本來就具有曖昧性。元稹〈連昌宮詞〉中宮邊老翁之語，構成了全篇的主體，但其語畢後，作為敘述者的詩人並未以對話式的直接引語作回應，僅以「老翁此意深望幸，努力廟謀休用兵」一聯收結全詩。¹¹⁷這種情況在後世作品中也屢見不鮮。如果詩句含有議論和感慨的內容，則每如曾緘所說，「雖是作者代他立言，不啻若自口出」。因此，這些夾議夾敘的詩句，往往可視為新層次的標記。如「花開結果自然成，佛說無情種不生。只說出家堪悟道，誰知成佛更多情。浮屠恩愛生三宿，肯向寒崖依枯木」三聯，既可當成倉央的獨白，也可當成作者的議論。這段文字在詩中具有承上啟下的功能，對倉央十五歲坐床前的經歷加以收束，並開展關於他追求愛情的新層次。再如「人言活佛能長活，爭遣能仁遇不仁。十載風流悲教主，一生恩怨誤權臣」兩聯，曾緘自云：「在這裡我有意下了斬釘截鐵的斷語，指明這一歷史悲劇的造成，應由藏中的亂臣賊子負責，從而揭露了上層統治的黑暗，語氣極為沈痛。」¹¹⁸同樣道理，這個議論性甚強的斷語既是作者自身的認知，也未嘗不可當成詩中主角倉央的感嘆。這段議論或感嘆在全詩中的收結功能，是很明顯的。

曾緘又說：「倉央嘉措的故事，到此已經寫畢了，以下照例應該盪出一片餘波。」所謂餘波，是指「他所作的情歌深入人心，人民懷念他，直到求得他轉世的後身而已」。¹¹⁹敘述完畢，又寫道：「始知聖主多遺愛，能使人心為向背。羅什吞針豈誨淫，阿難戒體知無礙。」¹²⁰曾緘論後一聯云：「當時僧眾傳說倉央嘉措接近女子，是出於『遊戲神通』，並非淫亂。這種傳說雖然近於荒誕，但從這裡反映出人民對他的信任，所以作此兩句，也就有必要了。我本意作餘波的描寫，結果演出一段倉央嘉措身後的許多事來。」¹²¹從敘事的脈絡而言，這兩聯處於交代覓得七世達賴之後，自然不再有倉央獨白的可能，但因餘波部分本已採用比較抽離的旁觀者敘述角度，故而置於其中並無違和之感。由於時代、宗教和階層的影響，正如葛

¹¹⁶ [清]聖祖皇帝敕撰，曹寅、彭定求等主編：《全唐詩》第13冊（北京：中華書局，1960年），卷435，頁4820。

¹¹⁷ [清]聖祖皇帝敕撰，曹寅、彭定求等主編：《全唐詩》第12冊，卷419，頁4613。

¹¹⁸ 曾緘：〈我寫〈布達拉宮辭〉〉，頁290。

¹¹⁹ 同上註。

¹²⁰ 中國藏學出版社編：《六世達賴喇嘛倉央嘉措詩意三百年》，頁508。

¹²¹ 曾緘：〈我寫〈布達拉宮辭〉〉，頁291。

桑喇所說，倉央的叛逆行為是帶有侷限性的。曾絨代倉央立言，卻也將 20 世紀的思想注入三百多年前的人物身上。因此，他所形塑的倉央縱然血肉飽滿，卻只是一個藝術形象，未必能完全復一個真實的倉央。這也說明了歷史與文學之間的鴻溝，畢竟難以彌縫，卻也沒有彌縫的必要。

再者，曾絨雖然注意到〈宮辭〉的主角是一位藏族人物，但他在撰寫時和改譯情詩一樣，採用了大量的歸化手法。如前所言，他所引用的佛教偈語、典故，大多來自中土，這一方面是基於自身的知識體系，另一方面則是為了投合漢地讀者的習慣。如「僧院木魚常比目，佛國蓮花多並頭」一聯，¹²²木魚為法器、蓮花為聖物，但曾絨在此基礎上運用了漢族文學中象徵愛情的「比目魚」、「並頭蓮」的意象，其對象讀者為漢人，自不待言。又如謂當壚女子「不遇相如空自嗟」，採用司馬相如、卓文君的典故，且有將倉央喻為相如之意。「悔不行空似天馬，翻教踏雪比飛鴻」一聯，出句出自明代劉廷振〈薩天錫詩集序〉：「殆猶天馬行空而步驟不凡。」¹²³對句出自宋代蘇軾〈和子由澠池懷舊〉：「人生到處知何似？應似飛鴻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鴻飛那復計東西。」¹²⁴平心而論，這些造語非常巧妙，且於性質上語典多於事典，但其強大的隱喻系統無疑使文本在漢藏文化的角力中向漢文化傾側。然而，倉央的形象也正因如此深得漢地讀者的接受與認同。

五、結語

周嘯天認為：「在倉央嘉措成就曾絨的同時，曾絨也成就了倉央嘉措及其情歌。」¹²⁵其言甚是。曾絨在〈布達拉宮辭〉的餘波部分寫道：「剩有情歌六十章，可憐字字吐光芒，寫來舊日兜棉手，斷盡拉薩士女腸。」黃顥、吳碧雲註云：「兜棉：兜羅綿，梵語棉。亦為草木花絮總稱。比喻細軟。趙樸初〈訪雲岡石窟及華嚴寺詩〉：『鑿巖造佛高數丈，示現手如兜羅綿。』」¹²⁶復參《楞嚴經》中釋迦牟尼對阿難說：「我今示汝兜羅棉手，汝眼見時，心

¹²² 中國藏學出版社編：《六世達賴喇嘛倉央嘉措詩意三百年》，頁 507。

¹²³ [明]劉廷振：〈薩天錫詩集序〉，收於〔元〕薩都拉著，殷孟倫、朱廣祁校點：《雁門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年），頁 403。

¹²⁴ [宋]蘇軾著，〔清〕王文誥輯注，孔凡禮點校：《蘇軾詩集》（北京：中華書局，1982 年）卷 3，頁 96。

¹²⁵ 周嘯天：〈以易傳之事為絕妙之詞——論曾絨歌行〉。

¹²⁶ 中國藏學出版社編：《六世達賴喇嘛倉央嘉措詩意三百年》，頁 508。

分別不？」¹²⁷所謂兜棉就是細軟的佛手。既然倉央是活佛，故曾氏稱其創作之手為兜羅棉手。而曾氏先後為倉央嘉措作傳、譯詩，又創作〈布達拉宮辭〉，對倉央其人加以形塑，甚乃以倉央之代言者自居，妙筆生花，亦何嘗不可謂兜棉之手！自從此詩 1939 年初發於《康導月刊》後，曾緘便一直有所修改，至 1960 年代才寫成定本。尋繹曾氏修改情況，自可進一步認識此詩的價值。然因文獻不足徵，在這漫長修改過程中的各種本子，已不易覓得。所幸曾情主編《寸鐵堪詩稿》附有曾緘晚年撰著的〈我寫〈布達拉宮辭〉〉一文，讓我們較清晰地了解其創作的實況。此外，《寸鐵堪詩稿》、《六世達賴喇嘛倉央嘉措詩意三百年》及《康導月刊》所收此詩，文字皆各有異同。本文通過比勘，認為倉本比鐵、康二本的文字更為圓熟，當是最晚修訂之本。至於詩序方面，則是曾氏增刪點竄〈略傳〉文字而成。然後，本文考察〈宮辭〉與詩序、略傳及譯詩的互文情況，認為這幾種著作都是在於譯本的參照下完成的。〈略傳〉的撰構、〈情詩〉的改譯，是寫作〈宮辭〉必要的前置工作。

在上述考察的基礎上，本文繼而探討〈宮辭〉如何對倉央進行人物形塑。吾人先研究〈宮辭〉如何對倉央的外觀與內心加以描繪，再分析其寫作手法的運用。對於倉央的背景，曾緘嘗試點出其出生地及父母名字來映襯其身世不凡、遺世獨立，繼而描摹其相好莊嚴，從外表之美好來隱喻內心之純潔（縱然史料中並未詳細記載其長相）、從衣著之華麗透露其地位之高貴。內心活動方面，曾緘緊扣「成佛更多情」一語，詳細聚焦於兩點，一為微服治遊的經過，二為事跡敗露後義無反顧的態度，並對此表達了讚許之情。現存倉央嘉措史料頗為零碎，曾緘僅選取這兩點來凸顯其內思想，卻最具代表性和感染力。寫作手法方面，縱然〈宮辭〉為舊詩體裁，但不僅是新選題，還具有新認知、新觀念，故能不落傳統懲惡勸善、刻意迴護的窠臼。曾緘以花作為倉央的隱喻，強調其美好，也期待世人以其為師，追求、珍惜純潔的愛情，蘄達人性中的至善至美，並透過「歸化」的方式讓漢地讀者對倉央感到可親。以上這些寫作手法，對於倉央之人物形塑，都起了重要作用。在以上兩方面的探析過程中，本文有不少論點皆是透過〈宮辭〉三個版本的比對而得到的。由此可知，曾緘抱持著「詩不厭

¹²⁷ [唐] 般刺蜜帝譯：《大佛頂如來密因修證了義諸菩薩萬行首楞嚴經》，收於《大藏經》刊行會編輯：《大正新修大藏經》第 19 冊，卷 1，頁 107。原詩見趙樸初：《趙樸初韻文集》上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 年），頁 256。

改」的心態，以近三十年時間不斷完善〈宮辭〉的文本，這不僅令他對倉央嘉措的人物形塑更為完美，也讓吾人窺見他創作不懈的心路歷程，為「清末一代」舊體詩人及作品的研究提供了又一個良佳的範例。

【責任編校：郭千綾、黃競緯】

徵引文獻

專著

- 〔後秦〕鳩摩羅什 Jiumoluoshi 譯：《維摩詰所說經》*Weimojie suoshuo jing*，收入《大藏經》刊行會 *Dazangjing kanxinghui* 編輯：《大正新修大藏經》*Dazheng xinxiu dazang jing* 第 14 冊，臺北 Taipei：新文豐圖書公司 Xinwenfeng tushu gongsi，1983-1985 年。
- 〔後秦〕佛陀耶舍 Fotuoyeshe、竺佛念 Zhufonian 譯：《佛說長阿含經》*Foshuo chang ahan jing*，收入《大藏經》刊行會 *Dazangjing kanxinghui* 編輯：《大正新修大藏經》*Dazheng xinxiu dazang jing* 第 1 冊，臺北 Taipei：新文豐圖書公司 Xinwenfeng tushu gongsi，1983-1985 年。
- 〔東晉〕廚賓三藏瞿曇僧伽提婆 Qutansengqietipo 譯：《中阿含經》*Zhong ahan jing*，收入《大藏經》刊行會 *Dazangjing kanxinghui* 編輯：《大正新修大藏經》*Dazheng xinxiu dazang jing* 第 1 冊，臺北 Taipei：新文豐圖書公司 Xinwenfeng tushu gongsi，1983-1985 年。
- 〔隋〕慧遠法師 Huiyuan 撰：《大乘義章》*Dasheng yizhang*，收入《大藏經》刊行會 *Dazangjing kanxinghui* 編輯：《大正新修大藏經》*Dazheng xinxiu dazang jing* 第 44 冊，臺北 Taipei：新文豐圖書公司 Xinwenfeng tushu gongsi，1983-1985 年。
- 〔唐〕三藏法師玄奘 Xuanzang 奉詔譯：《大般若波羅蜜多經》*Dabore boluomiduo jing*，收入《大藏經》刊行會 *Dazangjing kanxinghui* 編輯：《大正新修大藏經》*Dazheng xinxiu dazang jing* 第 6 冊，臺北 Taipei：新文豐圖書公司 Xinwenfeng tushu gongsi，1983-1985 年。
- 〔唐〕般刺蜜帝 Bolamidi 譯：《大佛頂如來密因修證了義諸菩薩萬行首楞嚴經》*Dafoding Rulai miyin xiuzheng liaoyi zhu pusa wanhang shoulengyan jing*，收入《大藏經》刊行會 *Dazangjing kanxinghui* 編輯：《大正新修

- 大藏經》*Dazheng xinxiu dazang jing* 第14冊，臺北 Taipei：新文豐圖書公司 Xinwenfeng tushu gongsi，1983-1985年。
- 〔後蜀〕趙崇祚 Zhao Chongzuo 編著，李保民 Li Baomin 等注評：《花間集》*Huajian ji*，上海 Shanghai：上海古籍出版社 Shanghai guji chubanshe，2002年。
- 〔宋〕司馬光 Sima Guang：《資治通鑑》*Zi zhi tong jian*，北京 Beijing：中華書局 Zhonghua shuju，1956年。
- 〔宋〕蘇軾 Su Shi 著，〔清〕王文誥 Wang Wengao 輯注，孔凡禮 Kong Fanli 點校：《蘇軾詩集》*Shu Shi shiji*，北京 Beijing：中華書局 Zhonghua shuju，1982年。
- 〔元〕薩都拉 Sadula 著，殷孟倫 Yin Menglun、朱廣祁 Zhu Guangqi 校點：《雁門集》*Yan men ji*，上海 Shanghai：上海古籍出版社 Shanghai guji chubanshe，1982年。
- 〔清〕沈德潛 Shen Deqian：《古詩源》*Gushi yuan*，北京 Beijing：中華書局 Zhonghua shuju，1963年。
- 〔清〕曹雪芹 Cao Xueqin 著，里仁出版社 Liren chubanshe 校注：《紅樓夢校注》*Hongloumeng jiaozhu*，臺北 Taipei：里仁書局 Liren shuju，1984年。
- 〔清〕魏源 Wei Yuan：《聖武記》*Sheng wu ji*，上海 Shanghai：世界書局 Shijie shuju，1936年。
- 〔清〕聖祖皇帝 Shengzu huangdi 敕撰，曹寅 Cao Yin、彭定求 Peng Dingqiu 等主編：《全唐詩》*Quan tang shi*，北京 Beijing：中華書局 Zhonghua shuju，1960年。
- 于道泉 Yu Daoquan：《達賴六世情歌集》*Dalai liushi qingge ji*，臺北 Taipei：老古出版社 Laogu chubanshe，1978年。
- 中國藏學出版社 Zhongguo zangxue chubanshe 編：《六世達賴喇嘛倉央嘉措詩意三百年》*Liushi Dalai Lama Cangyang Jiacao shiyi sanbai nian*，北京 Beijing：中國藏學出版社 Zhongguo zangxue chubanshe，2011年。
- 王國平 Wang Guoping：《南懷瑾的最後100天》*Nan Huaijin de zuihou 100 tian*，臺北 Taipei：橡樹林文化 Xiangshulin wenhua，2015年。
- 吳宏一 Wu Hongyi：《六祖壇經新繹》*Liuzu tanjing xinyi*，臺北 Taipei：遠流出版公司 Yuanliu chuban gongsi，2018年。

南懷瑾 Nan Huaijin：《淨名齋詩詞拾零、佛門楹聯廿一幅、金粟軒詩話八講合編》*Jingmingan shi ci shiling, fomen yinglian nianyi fu, jinsu xuan shihua ba jiang hebian*，臺北 Taipei：老古文化事業公司 Laogu wenhua shiye gongsi，1984 年。

曾緘 Zeng Jian 著，寸鐵孫（曾倩）Cun Tiesun (Zeng Qian)編：《寸鐵堪詩稿》*Cuntie kan shi gao*，北京 Beijing：北京聯合出版公司 Beijing lianhe chuban gongsi，2015 年。

趙樸初 Zhao Puchu：《趙樸初韻文集》*Zhao Puchu yunwen ji*，上海 Shanghai：上海古籍出版社 Shanghai guji chubanshe，2003 年。

蔣勳 Jiang Xun：《說文學之美：品味唐詩》*Shuo wenxue zhi mei: pinwei Tang shi*，臺北 Taipei：有鹿文化 Youlu wenhua，2017 年。

白瑪僧格 Baima Sengge：《倉央嘉措塵封三百年的秘密》*Cangyang Jiacao chenfeng sanbai nian de mimi*，臺北 Taipei：掃葉山房 Saoye shanfang，2013 年。

期刊論文

陳煒舜 Chen Weishun：〈世間安得雙全法——曾緘譯《六世達賴情歌六十六首》探驪〉“Shijian an de shuangquan fa: Zeng Jian yi Liushi Dalai qingge liushiliu shou tanli”，《東方翻譯》*Dongfang fanyi* 2014 年第 3 期。

——：〈化作佳人絕代容：倉央嘉措情歌與「清末一代」舊體文學綜論〉“Huazuo jieren jue dai rong: Cangyang Jiacao qingge yu ‘qing mo yidai’ jiuti wenxue zonglun”，《馬來西亞漢學刊》*Malaixiya hanxue kan* 第 4 期，2020 年 8 月。

——：〈豔詞還自寫：盧前「倉央嘉措雪夜行」套數探究〉“Yanci huan zi xie: Lu Qian ‘Cangyang Jiacao xueyexing’ taoshu tanjiu”，韓國 Hanguo《國際言語文學》*Guoji uanyu wenxue* 第 48 期，2021 年 4 月。

曾緘 Zeng Jian：〈六世達賴倉央嘉措略傳〉“Liushi Dalai Cangyang Jiacao lue zhuan”，《康導月刊》*Kangdao yuekan* 第 1 卷第 8 期，1939 年 4 月。

——：〈六世達賴情歌六十六首〉“Liushi Dalai qingge liushiliu shou”，《康導月刊》*Kangdao yuekan* 第 1 卷第 8 期，1939 年 4 月。

——：〈布達拉宮詞〉“Budalagong ci”，《康導月刊》*Kangdao yuekan* 第 1 卷第 8 期，1939 年 4 月。

曾緘 Zeng Jian :〈布達拉宮詞〉“Budalagong ci”,《斯文半月刊》*Siwen ban yuekan* 第1卷第9/10期,1941年2月。

——:〈白土坎聽經記〉“Baitukan tingjing ji”,《斯文半月刊》*Siwen ban yuekan* 第3卷第12期,1943年6月。

劉希武 Liu Xiwu :〈第六世達賴倉央嘉措情歌六十首〉“Diliushi Dalai Cangyang Jiacao qingge liushi shou”,《康導月刊》*Kangdao yuekan* 第1卷6期,1939年2月。

Mark Tatz, “Songs of the Sixth Dalai Lama,” *The Tibet Journal* 6.4, 1981.

Per K. Sørensen, “Tibetan love lyrics: The love songs of the Sixth Dalai Lama,” *Indo-Iranian Journal*, 31.4, 1988.

會議論文

陳煒舜 Chen Weishun :〈欲拭安可得：劉希武譯〈第六世達賴倉央嘉措情歌六十首〉探蹟〉“Yushi ankede: Liu Xiwu yi ‘Diliushi dalai Cangyang Jiacao qingge liushishou’ tanze”,發表於國立清華大學中國文學系 Guoli qinghua daxue zhongguo wenxuexi 主辦：「2021年中國敘事學國際研討會」“2021 nian zhongguo xushixue guoji yantaohui”,新竹 Hsinchu：國立清華大學 Guoli qinghua daxue, 2021年5月9-10日。

網路資料

周嘯天 Zhou Xiaotian :〈以易傳之事為絕妙之詞——論曾緘歌行〉“Yi yichuan zhi shi wei juemiao zhi ci: lun Zeng Jian gexin”,「欣託居：周嘯天藝術網」Xin tuo ju: Zhou Xiaotian yishu wang, 參見：http://www.xintuoj.com/html/2017/shiwen_0309/250.html?fbclid=IwAR0YnrhSEnw6GAtFemS-ejh5NVF158HfAOcAI2uWTKQJL8tXZftBCFYuDAY, 瀏覽日期：2020年3月12日。